



读·品·悟®

文学新观赏·青少年**读写范典**丛书



# 生命的 储蓄罐

SHENGMINGDECHUXUGUAN

高长梅 王培静◎主编  
袁省梅◎著

生命应该像一只罐子，新鲜的刚出窑的陶罐，一天一天的经着日子的打磨、淘洗、填充，渐渐地，光鲜暗去了，陈旧了，却成了自己怀里的一只古董，罐里储藏的都是生命的温暖和伤感，一粒一粒，丰富、饱满、生动……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主编／高长梅 王培静  
◎『读·品·悟』文学新观赏·青少年读写范典丛书

# 生命的储蓄罐



袁省梅 著

---

SHENG MING DE CHU XU GUAN

---

**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储蓄罐 / 袁省梅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6

(“读·品·悟”文学新观赏·青少年读写范典丛书)

ISBN 978-7-5511-1042-6

I. 生… II. 袁… III. 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2191 号

丛 书 名: “读·品·悟”文学新观赏·青少年读写范典丛书

主 编: 高长梅 王培静

书 名: **生命的储蓄罐**

作 者: 袁省梅

---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卢水淹

责任校对: 齐 欣

特约编辑: 李文生

全案设计: 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 / 32 / 24 / 28 / 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00 1/16

字 数: 130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1042-6

定 价: 25.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读,是为了更好地写

高长梅

阅读的目的是长见识,是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这是“读”的基本意义。

很多时候,我们的阅读也无任何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遣,为了解闷,为了打发时光。其实,这是“读”的另一种境界。

但对学生乃至爱好写作的人而言,“读”还是为了“写”,即人们常说的“读写结合”。这,却是大有讲究的。

“读什么”,“怎么读”,“读”如何促进“写”,这个问题困扰人们少说也有两千多年了。外国不言,单说我国自《诗经》始,《四书五经》到《千家诗》《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哪一个的“读”不涉及后人的“写”?“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就说明了“读”和“写”的朴素关系。

“读”于“写”的第一点,当是语言的积累。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会说”也“能说”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但这些不一定是我们写作的语言。即使你“会说”、“能说”,但不一定能准确表述你的想法,你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不一定能用丰富的、生动的、形象的语言或简洁的、凝练的、科学的语言来描述人或事物或观点。写作当如建房,没有各式各样的语料积累,其结果可想而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牛的能工巧匠没有基本的建筑材料他也盖不起房子来。但语言积累,不是简单的语言记忆,要内化为自己的,要在自己的胸中发酵,要让它带上自己的思想、情感。这样,在写作运用时,就不会是简单的模仿甚至抄袭。即使是原句引用,也会与你的文章融为一体,恰到好处。初学写作者,常常苦恼自己词汇少,不能准确表述自己的思

想；或苦恼自己写得干巴巴的，没血没肉；或苦恼自己虽写得字通句顺，却不像别人写的那样摇曳多姿；等等。多积累语言，是根治这种“疾病”的唯一药方。因此，我们在“读”时，就要看别人是怎么用字、怎么用词、怎么用句……来描写、叙述、抒情、议论的。

“读”于“写”的第二点，当是技巧的化用。“我手写我心”，看似简单轻松，看似随意，但正如建房，砖头、瓦块、木料等都摆在了你的面前，却不是任何人都建得了房的，你得有建房技能。写作也是一样，你得掌握一定的技巧。人物怎么描写，事件怎么叙述，情感如何抒发，道理如何论证，等等，你得掌握其基本的方法，然后才能“心到手到”，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我们要像建房者，先做“小工”，看人家是如何砌墙、如何粉刷的；然后做“匠人”，亲自实践，在模仿中掌握其方法，逐渐为我所用；“匠人”做多了，熟练了，就成了“师傅”。“师傅”一级，技巧娴熟，房建得漂亮。而用心的“师傅”爱钻研，爱琢磨，结合他人的方法创造出更好的新方法，他就成了“建筑师”。写作同理。我们不少阅读者，语言的积累比较重视，但琢磨人家写作技巧的不多，所以文学爱好者不少，但成为作家的就少多了，原因大概与这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读”时，就要看别人是如何选择材料、如何谋篇布局、如何安排结构、如何运用表达方式、如何布置情节……看他们如何安排重点、如何把人物写活、如何把事件写得一波三折、如何条分缕析丝丝入扣、如何巧妙起承转合……

“读”于“写”的第三点，当是思想的融合。有了语言的积累，也掌握了一定的技巧，文章也写得是这么一回事了。但你的文章仅仅止于此，那也不过如同一栋能住人的房子而已。一篇文章品质的高低，除了语言的准确、生动、丰富、优美、灵动……除了构思的奇巧、结构的多元、情节的波澜、布局的精妙、手法的多变……是否有思想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常说，这篇文章语言优美，构思巧妙，但立意不高。我们还常说，这篇文章不仅语言优美，构思巧妙，而且立意高，有思想。一篇仅靠语言打扮的文章，就好比

一个俗人涂脂抹粉；一篇仅靠卖弄技巧和语言的文章，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美人卖弄风骚而已。语言可以记忆，技巧可以模仿，但思想要靠领悟，要融入作品之中去反复地阅读，要从深层次去寻找作者的精神。有的人的文章写得很美，技巧也妙，但就是没有深度，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底蕴，往往就事论事，往往只是当复印机，复制了场景，复制了人物，复制了事件，但都是没有活力，没有生气，没有精神的。在阅读中提升自己的思想，的确常被我们忽视。思想靠别人的潜移默化来，精神也靠别人的影响而来。我们常听说在阅读中提升了自己，净化了自己，受了一次洗礼似的教育，等等，大约就是指这些吧。所以，我们在“读”时要琢磨别人是如何通过人物的描写表现人物的思想、精神，琢磨别人如何通过将一般人眼中的小事、凡事写出其社会价值，琢磨别人如何从一滴露珠看出太阳的光芒……如何选择语言材料最准确、最鲜明地表达出思想内容而非干巴巴贴标签，如何通过景、人、物悟出其蕴含的道理而非故弄玄虚牵强附会……

“读”于“写”的第四点，当是情感的交融。文章当有情，无论你是否抒了情，情就不自觉地流出了你的笔端。阅读中，我们除汲取作者的语言养料、技巧养料、思想养料外，还要品味、感受作者的“情”。与作者同悲，与作者人物同喜，置于作者笔下的优美环境而赏心悦目，等等。这就是受作者之“情”的“滋润”。文章是否感人，除了语言、思想外，有无“真情”很重要。朱自清的《背影》靠的是“情”的打动，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这篇“血写的文章”其实靠的也是“情”的喷发。一篇只有华丽的语言而无思想的文章犹如没有灵魂的躯壳；一篇即使有非凡高度思想而无情感的文章也不过是一具可能具有文物考古价值的木乃伊。但“情”在文中的宣泄如何把握，这也是我们在阅读中要学习的。这也是我们常犯的错误。写作中我们或无病呻吟虚假凄人，或情溢泛滥叫人发腻。让“情”如何恰到好处，非向好文章学习不可。这样，我们在“读”时，就要仔细琢磨别人是如何选择写作语言表达出作者的喜怒哀乐之情，如何传递作者人物的喜

悦、哀思、忧怨、恋情，或深、或浅、或缠绵、或热烈，或似小溪的舒缓、或似大海的波涛、或似斗室之花的温柔、或似山野之花的奔放……看作者如何褒贬对象，看作者如何措辞达意致情，看作者如何巧借人、事、景、物以寄寓情感……

“读”于“写”的第五点，当是风格的鉴赏。所谓风格，它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是作者在文章（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我们鉴赏其风格，主要是学习他如何创造和完善文章（作品）的风格，也就是看作者在处理题材、驾驭体裁、描写形象、表现手法、运用语言等方面各有什么特色，最终形成了怎样的风格。这些风格，最后成了一个作家个性化的标志。当然，这是“读”的高要求了。琢磨多了，实践多了，很多写作者也形成了类似的风格，便也融入了原作者的风格之中，也就形成了“派”。比如“荷花淀派”、“山药蛋派”、“读者体”、“知音体”，等等。当然，也不能简单模仿，也要适时变化，否则当年散文必“杨朔式”、小说必“欧·亨利式”的文学闹剧就会重演。

习作者若能此，写出好文章就有可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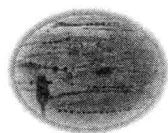
弄明白了这些，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读物。读名著，当然好。但很多名著由于作者所生活的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或读者的阅历不够，文化积累不够，不一定读得懂，更不用说借鉴于自己的写作了。

基于此，我们推出了这套《文学新观赏·青少年读写范典丛书》。这些作品，不是名著，但是属于好作品；没写重大题材，但大都真实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人们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没有高深莫测的技巧，但或平实、或奇巧、或清新可人、或浓郁奔放，更适合青少年读者学习、借鉴。



## 第一辑 水润不能干

|              |     |
|--------------|-----|
| 洪水来了·····    | 002 |
| 搂树叶·····     | 004 |
| 过年·····      | 007 |
| 槐抱柳·····     | 010 |
| 父亲·····      | 012 |
| 墙角下的石磨·····  | 015 |
| 又到槐花飘香时····· | 017 |



## 第二辑 胖伙计瘦伙计

|             |     |
|-------------|-----|
| 胖伙计瘦伙计····· | 020 |
| 粮仓·····     | 023 |
| 二月二·····    | 025 |
| 端午·····     | 028 |
| 冬至·····     | 031 |
| 祭灶·····     | 033 |
| 活儿·····     | 036 |
| 写对子·····    | 039 |
| 伴儿·····     | 04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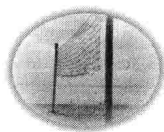
### 第三辑 明天是个好天气

|              |     |
|--------------|-----|
| 作家·····      | 046 |
| 胡胡·····      | 049 |
| 四个兜制服·····   | 051 |
| 戏家·····      | 053 |
| 赖家·····      | 056 |
| 红薯疙瘩·····    | 058 |
| 明天是个好天气····· | 060 |
| 学习雷锋好榜样····· | 063 |
| 磨刀匠·····     | 065 |



### 第四辑 我请母亲吃碗面

|              |     |
|--------------|-----|
| 工地上的女人·····  | 070 |
| 工地开满花·····   | 073 |
| 灶花·····      | 076 |
| 不欠·····      | 079 |
| 这个老赵·····    | 081 |
| 夜航灯·····     | 084 |
| 小蜗牛·····     | 087 |
| 我请母亲吃碗面····· | 090 |



## 第五辑 一只陌生的排球

|              |     |
|--------------|-----|
| 光·····       | 094 |
| 泪水打湿了沙画····· | 097 |
| 一只陌生的排球····· | 100 |
| 收发员老发子·····  | 103 |
| 夏日午后·····    | 106 |
| 敲铜锣的孩子·····  | 109 |
| 老刘的心愿·····   | 112 |
| 领子是厨师·····   | 115 |
| 麦季·····      | 11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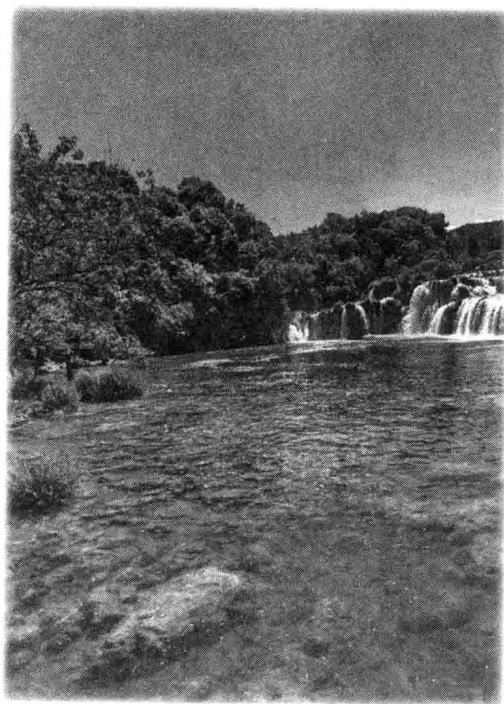


## 第六辑 为什么不种点东西

|               |     |
|---------------|-----|
| 酒桌放在热炕上·····  | 124 |
| 呼啸的尘埃·····    | 127 |
| 为什么不种点东西····· | 130 |
| 这么美·····      | 133 |
| 拯救·····       | 136 |
| 养父·····       | 138 |
| 雪花那个飘·····    | 141 |
| 生命的储蓄罐·····   | 144 |

第一辑

# 水涧不能干



## 洪水来了



雨是下在半夜的。雨点石子般把我家的房顶砸得噼里啪啦，一个闪电划在窗玻璃上，我看见我妈和妹妹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妹妹婴儿般缩在我妈的怀里，不敢动。

要是爸爸在就好了。黑暗中，我想。

柱儿，我妈唤我，害怕了到妈跟前来。

下雨有啥好怕的。我嘴上说得轻松，心却忐忑地乱跳。

好像只有一小会儿工夫，雨势就弱了下去。渐渐地，拍打着窗玻璃的雨点没有了声儿，小叔在门外喊。小叔说山水（洪水）快来咧，这点儿雨还没马尿多，抵不了事，旱了一夏的玉米地还得靠山水浇。

停电了。我妈点着蜡烛，从门后摸出铁锨，抓着雨衣要跟小叔去拦洪水浇地。小叔不让我妈去，说我妈身体顶不住，叫我去。小叔说，让一柱凑个数，省得人说闲话。

我知道小叔的意思。下牛坡地的十户人家，每年拦截洪水浇地都是一家出一个人。十个人前后照应，疏通河道，开挖地畔，堵留洪水……一个人根本不是洪水的对手，泥里水里还没转身，洪水就轰隆隆过来了，要么淹没了庄稼，要么是地还没浇，水已经冲下去了。

我妈看我一眼，说，他还小哩，能行？





我倒是想看个稀奇，白了我妈一眼，咕哝着谁小啊。不等小叔说话，穿上衣服，噌地跳下炕，套上雨鞋，从我妈手里抢过铁锨就跟小叔走了。我妈捏着手电筒一直把我送到院门口。快要闪出巷口了，我回头看见我家院门口还亮着一团白光。

下牛坡地边站了好几个黑影子。谁的手电光照在我的脸上，吼问咋还带个娃娃？说浇地哩又不是和尿泥耍过家家哩。是根子叔。我听出他话里的不满，捏捏拳头，真想冲过去给他一拳。小叔说，一柱是娃娃？他都半大小子了哩。根子叔还是不满地哼哼着说什么出工不出力的话，雨又哗哗地下了起来。隐隐地，我听见沉闷、滞重的声音远远地传来。

洪水要来了。

根子叔也顾不上说我了。他和小叔还有其他的叔叔伯伯齐刷刷地亮起挂在胸前的手电，提着铁锨开始清理水渠河道，给地边上开豁口，检查地里的土埝。小叔悄声叫我跟着他，别乱跑。

天蒙蒙亮时，洪水来了。

山呼海啸的巨响中，浑浊的洪水裹挟着石块、树枝……奔涌过来。小叔、根子叔他们各有分工，有的跟着水头跑看，有的检查地里的土埝。我家地里有一截土埝哗地被山水冲开一道口，水呼呼地流到了地边的沟里。根子叔蹚着泥水，急忙撮土堵塞。扑哧一锨土扔进水里，就没了踪影。我急得也想跑过去帮忙，谁知一脚踩到水里，水却咕咚把雨鞋灌满。提脚时，脚出来了，鞋却胶到了泥水里，弯腰摸了一大圈子，也没摸到雨鞋。站在水里，我急得想哭，就看见根子叔把他的褂子脱了堵在豁口上，小叔赶紧扔了好几锨泥土才堵住。

小叔看我在水里，喊我去渠上，说没想到今个山水这么大。根子叔裹着一身的泥水，嚷嚷说哪个叫他来的？不顶事，还得人操心他。

我懊恼地把裤腿卷起老高，提锨准备走时，就听见根子叔嗷嗷地喊叫。浑黄的水里，根子叔举着胳膊乱摆。根子叔一定是踩到水眼了。羊

凹岭人把地里的暗洞说是水眼。那些暗洞有的是地老鼠们的洞,有的是墓穴下沉后产生的。我边喊小叔,边往根子叔跟前跑。雨里水里,没人听见我的叫喊。大家都在忙着跟洪水搏击。

水眼不知有多大,等我到根子叔身边时,只能看见他半截身子在水上。我把铁锨的木把儿送到根子叔手里,叫他抓住,我来拽他。根子叔太重了,我拽得坐到了水里,他也没动一下。我抹了把脸上的泥水,扭脸看见身边的椿树,就一手抱着树,一手拽铁锨。没用。根子叔还是在水坑里泡着。我一屁股坐到水里,脚蹬着树,两手一齐用力,终于把根子叔拉了上来。

根子叔爬起来就用他的泥手在我的头上拍,顶事了,顶上你爸了。我嘿嘿笑,觉得头上脸上下起了泥点子。

洪水小下来时,下牛坡的地也浇遍了。回到家里,我妈要给我下酸汤面吃,根子叔端着一碗荷包蛋来了,说是给我吃的。妹妹也要吃。我妈不让,我妈说那是你哥挣的。我妈抹着泪看着我笑。

我抚着腿上脚上划破的血道子,觉得十六岁的我在这一夜里长大了。

## 搂 树 叶



田里的玉米豆子收了麦子也种上后,几股风刮过,天气就一阵赶着一阵的清凉、薄寒。树上的叶子一个夜里就能落一层,一个早上也能落



一层。没有风，树叶子也纷纷往下落，好像地上有谁唤它们一般，好像地上有什么好玩儿的、好看好吃的让它们看见了一般，窸窸窣窣，哗哗啦啦，匆匆地往地上赶去。

爷爷站在院子里，抓一把胡须上的风，喊一声，搂树叶子去。

爷爷夹着大的布袋子，奶奶夹着大的布袋子，我夹个小的布袋子。爷爷走得急，他是担心人家把树叶子搂没了，走几步，就要吼一声奶奶快点。奶奶不理爷爷，悄悄地指着爷爷的后脑壳对我说，老财迷老财迷。我哈哈大笑。奶奶赶紧扯住我的手，警告我小心老财迷翻脸了骂人。奶奶的一双小脚却拧来拧去快了许多。

刚走到村外，落叶就挡在了眼前。大的桐树叶子小的榆树叶子，铺满了小路。我张开袋子要搂。爷爷不让。爷爷给我使个眼色，走，前面去。奶奶捏着我的手说，跟着老财迷走吧。爷爷不像平日里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地发脾气。爷爷哈哈笑着，一双大脚片子踩得树叶子都飞了起来。

拐来拐去，爷爷带我们走到下牛坡边的树林子，不走了，抖开袋子，吼一声，搂。

嗨，果然是个落叶的世界。扑通一脚踏进去，叶子就忽悠悠跳到了半小腿。密密实实，一片压着一片，一层盖着一层，一阵风吹过，又唰唰落下一层。没了风，浅黄深黄的树叶也会飘落，一片追撵着一片。偌大的林子铺得十个棉被一般厚，好像全世界的叶子都飘落到了这里，好像这些叶子聚到一起就是专门等爷爷来搂。

爷爷一手扯着袋子，一手往袋里填塞叶子，忙得烟也顾不得吃一口了。奶奶也蹲在地上，搂一堆树叶子就往袋里拨拉。我扔了袋子，摔了鞋子，踏在毯子般的叶子上，一会儿又在“毯子”上蹦跳、翻跟头，一会儿又搂起一把树叶，哗地向空中扔去。一边耍着，一边高兴地嚷：散花了，散花了……

爷爷性子急，担心搂不够冬日烧炕、引火做饭的树叶，担心他人搂光

了树叶，一会儿就要抬头高声呵斥我一下，叫我不贪玩，说不好好搂，看寒冬腊月不冻坏你的光屁股。说着话，就又匆匆地低头装树叶。

我也一眼爷爷，埋头假模假样地捡上几片叶子，又在厚厚的树叶上打滚、疯跑；折一根树枝，把树叶串一串，当了马鞭子，或是旗子，举着呼啦啦疯跑。

奶奶跪在树叶上往袋里装叶子，白一眼爷爷，看着我，咯咯咯咯笑个不停，说，别理这个老财迷，不让娃耍你要啊！

邻居六爷夹个袋子，站在林子外讪讪地说，这片的落叶子倒多咧。

爷爷不说话。奶奶看爷爷黑沉的眉眼，知道爷爷心里跟六爷还别扭着。因为一根柴火，六爷跟爷爷昨天吵架了。奶奶使眼色叫六爷进来搂时，爷爷却说话了，还不进来搂等风把叶子都吹跑了还是等沤烂了呢？

六爷欢喜得一脚就蹚进了林子。

布袋子到底让爷爷奶奶搂满了。

所有的袋子都如爷爷所愿圆鼓鼓的满的不能再满了，爷爷才满脸的红紫橙黄，也顾不上吃一袋烟，也不喊说腰疼了腿脚硬了，倏地将一个袋子甩到肩头，又叫奶奶给他的另一个肩上再放一个袋子，兴奋得扛着袋子往家送去了。

爷爷不让我们走，看一眼正搂得起劲的六爷，叫我们把叶子往一起堆，不要叫旁人搂走了，他把叶子装进柴房，腾出空袋子，再搂。

奶奶咯咯笑着说，你瞅这老财迷，把个落叶子当个元宝了。

爷爷耳朵也不背了，奶奶的话好像听得清楚，回头要跟奶奶理论，转来转去，看不见奶奶。他的头被两边的袋子遮住了。我和奶奶看爷爷像拉磨的驴子一样转圈圈，笑得抱着肚子躺倒在地上了。

奶奶点着小脚，在落叶中拨弄，找来软的树叶，编个蝴蝶给我玩；从水渠边拽来几棵狗尾巴草，左扭一下右扭一下，长长耳朵的小兔子就颤巍巍地立在奶奶的手上了。我举着奶奶编的蝴蝶兔子在树叶上又蹦又





跳。玩累了,奶奶和我躺在厚厚的落叶上,给我讲“猴姑娘”,讲“七仙女”。深秋的阳光像个棉袄暖暖地盖在我身上,我睡着了……

如今,奶奶讲的故事还清楚地记得,与爷爷奶奶搂树叶的日子还清楚地记得,那些树叶编的蝴蝶兔子却找不见了,爷爷奶奶也找不见了。我站在小城的深秋里,看着日渐疏朗的树和光光的街道,也不知道树上的那些叶子都飘到哪里去了。

## 过 年



刚过了腊月二十五,海海就夹着一卷红纸来了。写过年的对子。前巷后街的对子都是爸爸写的。

海海把红纸放在柜子上,一双糙手搓得哗哗响,呵呵笑,不急,赶上三十贴就行。

说是不急,可他一天八百遍地往我家跑。看炕桌上还没有放下笔墨,就跟爸爸叨咕集上的肉贵了贱了,炭贵了贱了,说着话,就翻腾桌上的红纸。桌上都是邻居送来的红纸,一卷一卷的。他呵呵笑着,把他的红纸找出来,放在上面。红纸上没有记号,他不识字,可他认得他拴的绳。别人都是店里扎好的纸绳子,一模一样。他的红纸用的是一截麦秆捆扎的,一认,就认出来了。

他觉得他的红纸好。都是一个集上买的。